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66
23 November 1984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嗣后： 格贝霍先生 (加纳)
(副主席)

嗣后：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1〕：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9/22和Add.1)
-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39/36)
- (c) 秘书长的报告(A/39/605)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9/669)

——工作日程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 11 时 1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9/22 和 Add. 1)
-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A/39/3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39/605)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9/669)

主席：首先，我提请大会注意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9/669)。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经注意到这个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建议今天下午五时截止参加有关这一项目辩论的发言人名单的登记。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同意这个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现在请非洲集团主席喀麦隆的保罗·巴默拉·昂戈先生发言。

昂戈先生 (喀麦隆)：现在越来越难以同意增加有关种族隔离各个方面的决议，因为这些决议没有明确表明那种本来就把技术发达的这一代同其他代人区分开来的动力的性质。围绕这个主题已经进行了许多充满我们人类才智的发言，既有狡辩又有雄辩。我们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及其积极的表现形式种族隔离，我们时常深感悲痛，义愤填膺。

然而，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恰当指出的，由于受到想象日益减少这种枯燥无味现象的微妙影响，我们似乎不得要领：

“象某些野生动物一样，在束缚之中不会产生想象。”

我们在这里的发言和通过的决议毫无效力，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周期性抗议。我们似乎不能够维护产生于人类最美好愿望并且表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的真正理想。把过时的反对种族隔离的主旋律放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节奏之中，现在已经证明不能产生任何成果，我们致力于上述理想所要求的远远不只是这种行动。有些国家虽然能够有效地制止种族隔离，但是它们宁愿抱着幻想傲慢地加入这个制造危险的行列，事实证明它们的虚伪，而它们的虚伪又进一步侵蚀了我们的理想。

我国代表团和非洲集团认为，正当我们准备庆祝这个世界组织创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解决想象中的种族隔离与现实中的种族隔离之间的相互关系。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以清教徒的态度对付这个广泛和持续的罪行，试图让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政权明白道德之理，可是这些罪犯根本就不喜欢道德之理。一方面，有一种想象认为，南非白人担心黑人多数统治，他们需要得到普遍的保障，以便保证某种共产主义灾祸和当地人的亵渎思想不会污白人的文化，通过武力和经过长期使用，白人获得了在非洲的土地上应用新奇的欧洲传统的权利。

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想象认为，种族隔离归根结底是目前受害者即非洲人的祸根，要求以教会的姿态给予同情和人道主义的关心。文明世界帮助文化落后地区的模式不仅影响了殖民地开拓者的政策，而且影响了所谓母国的外交政策。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些宗主国在广泛开拓和从远方的国家获取财富的一个时期之后宣布强烈反对奴隶制，但是后来又促进奴役的条件。

对于那些认为南非的产生只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脚注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反对英国争取权力和政治自由的斗争给所谓的南非白人带来了独立，不仅摆脱了英国自由党政府所强加的统治，而且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也摆脱了大多数非洲当地人的威胁性意愿。

到了1920年建立了一种有限的奴隶制形式，这样非洲人只能进入城镇，“以

满足白人的需要”。自那以来的这段时期内，出现了最严重的残暴行为和剥夺权利。在一个对外来的寻找财富的人表现出友爱和人道主义的大陆上，建立了一个走上穷途末路的政权。冒险家很快地以无知的移民的面目变成占领势力，持续地利用非洲人的慷慨大方剥夺他的追求自由和较善之人生的根本权利。

象纳尔逊·曼德拉、艾伯特·吕蒂利和德斯蒙德·图图这样的英雄，维持他们的生命的是改善自己人民的命运的愿望，而不是害怕。许多其他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为了免于一死或由于受到野兽般的暴行而沉默。在一个“妇女被认为是母亲、家庭支柱以及社会核心”的大陆上，许多人兽性大发，无视伦理道德，这种情况枚不胜举。野性的男子无耻地发泄兽欲，即使是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小孩也仍然象养鸡场里分开鸡群一样受到歧视。

应该注意到我们祖国的一些英雄：厄特尔·姆丁特索、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结前主席、南非妇女联盟成员农西克勒洛·艾伯蒂纳·西絮吕；应该注意到这些高尚的妇女：南非学生联盟副主席莫赫勒·莫赫阿皮和洛拉·勒弗唐；应该注意到工会活动家玛丽·穆德尔和许多其他人。

这些事实解释了种族隔离这个日益严重的痼疾的性质，如果忽视这些事实就等于在面临战争的情况下催眠。

的确，如果认为南非种族主义者会认真对待这里通过的决议中所发出的呼吁或谴责，那只是一种想象。

必须重振政治意愿来提高联合国的信誉，在各国受到战争恐惧困扰的情况下，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意愿建立了联合国。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国，特别是那些自愿承担《宪章》的权利和义务保护或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它们有一个根本的职责，拯救非洲世代代免受交战状况、被剥夺权利、失望以及夭折的痛苦。

现代经验的现实表明，南非政权并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这个政权决心使这个地

区的非洲人变为一个受到威胁的种族。

最清楚的事实表明，南非领导人不仅对该地区的居民，而且对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那些他们所谓的远离民族斗争阵线的盟友，造成了明显的威胁。南非压迫者根本不是体面的文明道德主义者，以你们美国、英国、法国等等为模式的民主根本不能归功于他们。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一道正视这种现实。

今天，直接的受害者是黑非洲人。谁能够说，明天会带来什么现实？今天具有诱惑力的投资，可能掘下今后失去物质和信用的坟墓。世世代代的非洲人在战争和绝望的气氛中成长；他们可能从来就不知道使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去的博爱和友爱。在何种程度上，南非能够阻挡被压迫的人民正当地争取和合法地接受来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援助呢？人们怎么会天真地相信南非会撤出其部队和武器呢？

我们在科学技术中获得的新的知识，开阔了人类对地球和其他天体的眼界。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清楚的教训，我们的成就与人类将这些成就用于和平和建设性目的的能力是不相称的。对那些拥有核武器的人来说，要比我们相对来说无知的人更为可怕的是，刚刚加入他们组织的成员，凭借自己的实力骄横地嘲弄其他国家的无能。

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就是计划使种族隔离制度永久化。有关经济、军事和核关系的活动很多，并且令人十分沮丧。在信用日夜消失所掀起的一团尘雾中，世界又一次面临着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富有浪漫色彩地被叫作“建设性的婚约”。如果我们硬要假定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政治意志，我们必须提醒我们的美国朋友注意，这种政策已经在试图改变这种局势中遭到了失败。南非不仅没有达成一项和平的契约，反而觉得得到了一种反对大多数非洲人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长期契约的保护。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进一步执行这项政策，他们邀请所谓的总理对他们各自的国家进行访问，这些访问的结果是

成功的。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根据南非官方的反应和毫无人性的部长的脸上呆板地挂着的一丝冷笑来判断，我们请求这些西方朋友事后调查分析一下，是否哪怕是稍稍地达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的目的。

对南非人自己来说，尽管他们最喜欢的交流形式是暴力的语言，一种有益的言词是恰当的。

当我们正接近圣诞节的时候，种族主义分子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一起，庆祝耶苏基督的诞生。他们也将唱圣诞颂歌，并且尽情地购买和出售圣诞贺卡——圣诞节商品化。“世界快乐”；“大地平安，为我祝福”；“尽管我很穷，我能向上帝奉献什么呢……向上帝献上我的一颗心”。他们将聆听布道，并且赞美上帝的仁慈。所有在南非和世界上能思考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将再一次对这种相互矛盾的事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自称为基督教徒，却干下与基督教义格格不入的勾当。更多的人将感到奇怪，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怎么会公开地支持这种反上帝和反基督的政权，然而同时口头上支持普遍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我们呼吁所有南非的朋友与全世界一起采取新的措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彻底扭转整个局势。至今没有一项决议发生效力。让我们检查一下新的计划，说服比勒陀利亚政权停止他们每天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去告诉他们，非洲人民的意志不容歪曲和破坏。争取自由和公正的斗争是争取生存的斗争，以及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争取和平的斗争。

告诉他们，他们是如何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不知道爱的公民（包括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正在玩弄一颗定时炸弹。告诉他们，战争经济对民主是有害的，与邻国和平相处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卢萨卡宣言》表明，非洲国家愿意为幻想家恢复名誉。使邻国成为卫星国，不能够带来永久的和平，裁军是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告诉他们许多作家写的令人可怕的悲叹性预测，在南非研究这些作家是应付考试，而不是为了教育。

告诉他们，威廉·莎士比亚借马克·安东尼这个人物所说的贴切的话：

“灾难将临人们的头上；国内的狂怒和剧烈的内乱将骚扰南非各地；流血和毁灭将大量使用，可怕的目标如此熟悉，母亲看到她们的婴孩被战争之手所肢解；只能微笑；用惯常的惨忍行为压抑了所有的怜悯……在这个国度内将用君主的嗓音疾呼‘灾难将临’，并且放出战争之犬；这种行为的恶臭将弥漫寰宇，当正在腐烂的尸体呻吟着：埋掉我。”（儒略·凯撒；第三幕，第二场）

我相信马克·安东尼还诅咒道：

“愿大肆杀戮生灵之人受难”。

让我们一起制订新的方法，使这一代人摆脱种族隔离的灾难。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让那些在我们当中采用了“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契约的方法后，遭到同样挫折的国家，告诉南非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够阻挡历史的车轮。当历史的车轮继续碾过压迫性的政权，扫除帝国、王国和国家中的骄横者时，接下来就该轮到种族隔离制度了。

当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南非今天的盟国只会吵嚷几声以示抗议，然后就在方便的原则下、甚至在《联合国宪章》之下避难。完全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维持永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好的方法。

联合国40周年的时候，不应该将南非当作一个能够在孤立中生存的国家来对待。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英勇的非洲自由战士，似乎他们不得不采取的唯一自卫手段掩盖了道德和法律问题。现在必须停止夸夸其谈，应该公正地处理广泛的根本性问题。

副主席格贝霍先生（加纳）主持会议。

主席：我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巴先生发言。

加巴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自从大会在1946年召开第一届会议以来，它的议程上一直有一个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项目，尽管有时候名称不同。和在纳米比亚进行裁军一样，这一问题仍然是有待于本组织去完成的任务，而且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前夕，这一问题是本组织最为关心的事情。

非洲一直在为摆脱几百年的屈辱和非人道进行斗争，在本组织成立以后的这些年中，它已经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所以，对非洲来说，南非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下的纳米比亚继续存在着种族主义统治这一事实是最后和最艰难的障碍，阻挠着我们大陆的彻底解放。除此之外，南非的种族隔离一直在威胁着非洲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破坏了这些国家争取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努力。

这一议程项目的题目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目前审议的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今天，南非的局势非常严峻。该国的种族主义当局在各个非洲城镇部署了几千名士兵，恫吓那些被迫生活在穷困潦倒和失业中的人民，并进行镇压，不许他们对房租和车费的上涨以及严重的教育歧视进行合法的抗议。

种族主义警察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大规模逮捕了几千名人民。包括学龄儿童在内的几十个手无寸铁的公民惨遭杀害。在许多城镇内，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橡皮子弹以及所谓的乌枪子弹，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人民，甚至打伤了母亲怀抱中的婴儿。在可恶的治安立法下，许多人民的领导人横遭拘留，失去了和家属以及律师的联系。镇压和抵抗螺旋式上升，已经到达了极其关键的阶段。

黑人多数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不得不行动起来，为生存而斗争。他们坚决拒绝接受所谓的新宪法，几十万名黑人学生进行罢课，五十多万名工人两个星期前举行总罢工——这一切都表明，局势再也不可能恢复正常了。

本届大会决不能把这种局势当成一个普通的问题。大会不能仅仅局限于进行

谴责，或提出要求，因为这都会再次遭到种族主义当局的无视。大会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因为这将再次遭到主要西方国家的阻挠。大会而是必须动员国际社会采取和这一局势的严重性相符合的行动。

1948年在南非掌权的白人种族主义团体宣布，种族隔离是一个国策。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维持种族统治和种族歧视，而且还意味着剥夺黑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权利。

因此，黑人在国会中的象征性的代表权也被废除了。为了推行居住隔离，种族主义者驱散了无数已经定居下来的社区。他们打着消除“黑点”的幌子，剥夺了非洲人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土地。非洲人在城市里有限的居住权也被进一步限制。他们还在教育中进行隔离，使得非洲儿童倍受歧视。他们还实施了几十条歧视性的规则，使得黑人多数对人权和人类尊严的要求都成罪名。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排斥黑人多数，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永远把他们当做廉价劳力。

36年来，联合国每天都在注视着这一恶化的局势。它已经认识到，种族隔离是不人道的，而且这一不人道制度的继续存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它已经宣布种族隔离为国际罪行，并且承认，被压迫人民为了取得彻底解决和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而进行斗争是合法的。它还宣布，消除种族隔离符合联合国的切身利益，并表示要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全力。

尽管联合国承担的义务是明确和毫不含糊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却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威。它没有能够制止南非种族主义者日益加剧的压迫和镇压，没有能够在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我们早就应该严肃和认真的分析一下这种局势，并找出各种方法，使得联合国能够履行其责任和义务。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再也不能仅仅谴责罪恶的种族隔离，并企图说服南非的统治者承认他们国家所有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目前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施加道义上的影响。

事实已经证明，白人少数种族主义集团决心进一步巩固和维持种族主义统治，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根本不听所有的呼吁，违反一切法律准则和道德标准，一味进行屠杀、折磨和镇压。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与他们国家大多数人民为敌，而且还站到了联合国的对立面，因为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犯下了无数侵略和恐怖主义的罪行，一再蔑视本组织，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自从1969年以来，它把军费增加了70倍，得以拼凑起一个庞大的军火库，并发展了大型军备工业，甚至还获得了核力量，用以讹诈南非人民以及独立的非洲国家。

好话打动不了种族主义当局的心，不会使得他们废除种族隔离。几十年来，南非的大多数人民以及他们的解放运动和组织不畏艰难，为消除种族隔离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们是进行真正变革的力量。到底是取得和平变革还是暴力变革将取决于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是否具体支持他们的斗争。

我们必须完全拒绝最近一两个强国政府提出的论点：种族隔离只不过是世界上许多违反人权事例之一。他们用这一论点阻碍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继续与在比勒陀利亚当政的种族主义分子勾结。

作为反对大多数人民的体制化了的种族主义体制以及其实际应用，种族隔离是独一无二的。难道还能在其它地方找到一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剥夺其大多数人民——一个国家的土著人民的公民权吗？还有为实行种族分离而强迫迁移五分之一人口的例子吗？难道还有象在沙佩维尔、索韦托和塞布更一系列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例子，以及胡乱杀害儿童的例子吗？的确，难道还能找到一个象在南非的种族主义分子几十年来强行建立的压迫政权吗？

数千名民众领袖已被蛮横地拘留，数十名已被拷打致死。内尔森·曼德拉22年前被关进监狱，就是在大会通过1761(XVII)号决议，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呼吁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那一天之后。民众抵抗的这一英勇的标志仍然被囚禁着。1963年初通过秘密审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某些泛非人大成

员仍然在监狱中度日。南非政权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推行了新的种族主义宪法，它力图把构成人口73%的土著非洲人排除在政治机构之外。

然而，声称对其他国家所谓违反人权事例表示关切，并匆忙采取行动的某些国家政府，面对受到暴力和压迫的南非黑人则麻木不仁。的确，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取宠于种族主义分子，并为他们获得尊敬。

我们正在审议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非人道，已经引起巨大痛苦并将导致更大的冲突和流血的问题，这还是一个联合国不能履行其庄严职责的问题。

联合国的无所作为最主要的是由于几个主要西方国家不愿意也不想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有效压力，支持联合国的决议，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这些国家一直愿意制裁种族主义政权，并向大会的众多决议所要求的那样，不使它享受经济、军事、技术和其他合作的益处，那个政权就不可能如此穷凶极恶，继续蔑视全世界，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决定讨好种族主义政权，并以种种借口，反对《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制裁。因此，它们就给了种族主义政权以时间，执行它把南非变为种族主义堡垒的计划。

正如德斯蒙德·图图主教最近代表他的人民宣布的那样，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已证明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和一个种族主义集团合作，这个集团决意以支持和平变革力量的名义，使种族主义统治永久化，并与一个为非种族和民主社会而斗争的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真正代表为敌。

早在1952年，联合国就宣布了南非非种族民主社会的目标，使所有人民，不管其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都能在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目标使所有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团结了起来。另一方面，博塔和其诽谤者甚至不加掩饰，他们寻求的不是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社会，因此，根本不可能成为

要求真正改革的力量。它那个完全非法的政府不可能在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社会中有存身之地。

在过去一年里，特别由于种族隔离政权决意执行所谓新宪法，分裂黑人，剥夺黑人大多数在自己国家里的所有权利，南非经历了尖锐的危机。

它无视国际社会，已经宣布了四个班图斯坦的“独立”，并通过“新宪法”，加速驱赶黑人大多数，把一个非洲国家变成一个白人和种族主义分子的五国禁区。它面对黑人的强烈反对和大会的谴责，正在执行这一凶恶计划。

然而，某些强大的西方国家却视反对南非人民和非洲的这一阴谋为沿着正确方向的一步，它们大造博塔政权已经变得灵活和和平的神话，甚至宣扬要结束那一政权的孤立状态。同时，南非政权正因为决意巩固种族主义，在整个南部非洲建立霸权主义而陷入一场严重危机。

面对这种局势发展，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反应是，使全世界了解南非的现实，促进对那个国家真正的自由力量的支持。委员会已经访问了一些国家政府，向它们转达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关切，并寻求对执行联合国决议的更多的支持。我作为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还曾和不结盟运动前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阁下进行过磋商，她上个月惨遭暗杀确是一重大损失。特别委员会组织或支持了一系列会议，使各国政府、民众组织或公共舆论的代表能就种族隔离问题进行磋商，并协调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6月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反对种族隔离北美行动会议，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关心的组织和公众领导人参加了那次会议；8月在外围占领纳米比亚一百周年之际在突尼斯召开的阿拉伯声援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会议；8月份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召开的由著名律师参加的关于种族隔离政权法律地位、以及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法律方面问题的国际讨论会；3月在伦敦召开的，由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代表参加的关于种族隔离的宗教间座谈会；最后一个，本月初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西欧议员反对种族隔离行动会议。

特别委员会特别重视动员基层公共舆论的努力，鼓励组织和个人施加影响，支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

尽管种族隔离政权通过几乎是贿赂诱使男女运动员到南非，对种族隔离体育运动的抵制已经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在文艺界人士、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工会和其他组织的支持下，演员、艺人、音乐家和其他方面人士对南非的抵制已在许多国家迅速发展。

85位当代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为反对种族隔离艺术展览提供了价值无比的原始展品，特别委员会共同发起了那个展览。许多城市都在组织反对种族隔离艺术团体。特别委员会为鼓励艺术家们的行动所提出的主动建议已经获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反响，艺术家们已经动员了数百万人民，他们呼吁为反对种族隔离而采取行动。

一些议会，特别是西方的议会提出倡议要求它们各自政府采取积极行动，支持联合国决议和南非解放斗争，我们本委员会在此感到极大的鼓舞。

国家、城市和地区当局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采取行动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和支助南非解放斗争也同样是重要的。联合王国一百多个城市和地区当局已经采取这种行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大城市和几个州同样采取了措施，撤出从南非的投资，其他一些城市和州正在考虑类似的行动。

非政府和其他各种组织也正在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国际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特别委员会对于能够为鼓励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良知和行动运动而做出一定贡献而感到自豪。该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描绘出它1985年工作方案的轮廓，并提交大会批准。我希望，我们在执行这一方案时能够得到所有政府和组织的合作。

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如同过去一样在它经费支出方面极为谨慎，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结果。许多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诚意、承诺与合作在取得这些结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明年我们仍然能够得到它们的诚意、承诺与合作。

特别委员会一贯强调种族隔离问题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在反对应该受到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协调国际行动中寻求所有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合作，而不管它们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分歧。以战后考虑或所谓战略利益为借口而同种族隔离制度进行合作是对联合国最大的侮辱。

如果特别委员会有责任时常提醒注意鼓励和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跨国公司或机构的政策和行动，它就是为了说服它们停止这种行动。

联合国是协调各国根据宪章原则进行活动的场所。经过广泛的讨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赞成制裁南非。事实上，我们的朋友们北欧国家和其他一些更小的西方国家已经为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合法斗争做出了慷慨的贡献，我要特别向它们表示敬意。

特别委员会从来都是赞赏西方和其他国家支持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制度决议草案的行动的，但我们对于一些大国的态度表示扫兴，它们继续阻碍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一致行动，使得种族隔离政权能够藐视联合国而不受惩罚。我希望，这些大国能够修改它们的政策，同其他会员国一道支持联合国履行其职责。

我特别要向美利坚合众国呼吁，这个国家对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负有重大责任，并能够为此做出重大的贡献。我敦促这一伟大国家放弃其所谓同博塔政权建设性的联系，而同联合国一致为消灭种族隔离而做出努力。我还要向联合王国政府做出同样强烈的呼吁。毫无疑问，如果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同种族主义政权断绝关系，就会出现南非迅速真正变革，而又很少暴力与冲突的明朗前景。

现在不再是为显示他们的文才而大唱老调、喋喋不休的时候了。并且南非的局势要求采取反对种族政权的积极行动。世界不能被声名狼藉的“建设性联系”政策这一特洛伊木马所蒙蔽。四年来制订和执行这一政策不过使得种族政权更为大胆的加强对敢于大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的镇压、破坏工会和热衷于国家范围内用警察镇压所有种族的反对者。四年的“建设性联系”鼓励种族主义者颠覆该区域邻国，迫使邻国屈服于不平等的条约和协议。四年这种联系导致了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号法令”的公然违反和加强了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四

年的“建设性联系”不过使西方和美国多国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些公司希望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血汗中得到更大的利润。

《纽约时报》1984年11月18日上个星期天的一篇社论中清楚的指出这一点，这篇社论写道：

“这就是所有美国人所面临的窘境。我们特别憎恶南非的种族主义，但想要避免内部动乱。本政府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它认为，同那个政府的友好联系——‘建设性联系’——最终将利多于弊。但在四年的联系中，它们在南非内部没有任何什么可以表现的。它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可表现的。这种联系的早期成果本来可以是结束南非对邻国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华盛顿仍然不能得到区域讨价还价的重大成果——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

该社论最后写到，“建设性联系”不过加强了种族隔离制度；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二百四十万生于南非的欧洲人热衷于维持永久统治两千三百万黑人的制度，这些黑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并居住在占全部南非领土13%的贫困部落家园之中。

最后，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强调现在不能放松；而应该加强国际动员，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来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这不仅要带来更加强烈的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和所有同该政权的合作，而且将带来完全消灭应该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定性具体行动。我们还要强烈的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为和平、自由和公正所进行斗争的合法性。

在此方面，面对安理会不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制裁性措施，这是由于安理会西方常任理事国的顽固态度所致，大会必须考虑方式和方法制订对种族隔离政权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措施。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再不能等到我们的良知受到象1960年沙佩维尔和1976年索韦托惨案那样的打击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后世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主席：下面我请负责起草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国际公约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巴巴多斯的欧内斯特·梅科克先生说明该委员会的报告。

梅科克先生（巴巴多斯），起草反对体育中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主席：我很荣幸地代表起草反对体育中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对已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进行介绍性发言，该报告载于 A/39/36 号文件中。

各位代表一定还记得，在 1977 年 12 月 14 日的第 32/105 M 号决议中，联合国大会特别要求我们这一特设委员会起草一份国际公约，以便加强反对体育中种族隔离的运动。自那以来，特设委员会同各成员国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和谈判，以便求得国际社会对公约草案的同意。

我很荣幸地通知联合国大会，载于 A/38/36 号文件中的公约草案的第 4、10、12、13 和 14 各条的修改意见已经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由于这一支持，同时为了加速自己的工作以便履行自己关于向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提交最后一稿的承诺，特设委员会决定接受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发出的邀请，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象牙海岸的阿比让，以便同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的官员们就这些修改建议举行磋商。该代表团于 1984 年 3 月 15 日到 20 日访问了阿比让，同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以及非洲国家全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主席和非洲体育联盟协会主席举行了会晤。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也参加了磋商。访问阿比让的代表团所进行的工作的具体情况已经载于 A/AC.192/2 号文件，对这次磋商进行的总结载于 A/39/36 号文件的第 8 和第 9 段。

1984 年 6 月，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通知特设委员会，在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于 1984 年 6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会议上，该理事会的执行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在该决议中，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执行局表示支持载于起草反对体育中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提交给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A/38/36）第 9 段所载的该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建议，并建议各非洲国家在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充分支持这些建议。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牙买加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公约草案提交了书面评论，这些评论建议对该公约草案进行一些进一步的修改。牙买加所建议的修

改将不会改变特设委员会主席所提议的草案修改的主要内容。然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提出的修改建议要求通过各国体育协会采取行动以惩罚破坏对体育中种族隔离实施国际抵制的人，这一建议有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公约中完全取消关于第三方原则的内容。在就这些问题举行了磋商之后，特设委员会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便同有关当局进行讨论，根据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执行局通过的决议解决分歧意见，该决议也包括了我所建议的修改意见。

今年9月7日到15日，特设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柏林和莫斯科同有关当局交换了对第三方原则的看法。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解释了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对实施第三方原则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所表示的关注。特设委员会的代表团解释说，特设委员会的目标是要寻求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法，使第三方原则尽可能地灵活，以便能够一方面实现非洲国家的目标，同时又不会危及总的国际体育的利益。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重申了它们希望尽可能地帮助寻求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法，以解决特设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特设委员会报告的第12至15段谈到了这些磋商。

特设委员会的各成员决定，鉴于最近在对公约草案的修改意见方面的事态发展，特设委员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举行进一步的磋商和谈判，以便能够详细制定一个最后文本提交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审议。

七年以前，在特设委员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曾认为该委员会的目标在召开第三十二届联合国大会时就能实现。尽管自那以来取得了进展，但七年以后的今天，本委员会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本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困难和微妙的，但本委员会决心要寻求一个能够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的解决方法。

我们保证将做到这一点。同时，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们要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下列建议：(a) 特设委员会的任期再延长一年，以便能向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提交公约草案；(b) 要求秘书长向各成员国散发公约草案和对公约草案的修改建议，并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各成员国的评论应当在1985年3月31日以前提

出)；(c) 授权特设委员会继续同世界不同地区的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同派遣代表团和举行听证会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举行磋商，以便完成公约草案，并保证使该公约草案的条款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我呼吁各成员国向我们提交对公约草案和载于 A/39/36 号文件中的修改意见的看法，以帮助特设委员会起草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公约草案。我相信，该公约在以可接受的方式完成之后，将能完全孤立体育中的种族隔离，孤立那些坚持要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的人，以此对南非人民的斗争作出重大的贡献。

主席：根据联合国大会在 1984 年 9 月 21 日第 3 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发言。

帕克拉先生（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首先，我代表受压迫、剥削和被剥夺的阿扎尼亚人民真正理想的代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我自己最热烈地祝贺主席的一致当选。当选为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不仅仅是对主席本人对维护联合国的原则所作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表示的承认，同时也使所有非洲人感到骄傲，受到鼓舞。我们相信，在他的广泛的指导下，本届大会将认真地考虑世界上的许多紧迫问题，特别是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的解放问题。

我愿向你的前任巴拿马总统表示我们的感谢。作为第三十八届联大主席，他为促进联合国原则，特别是被压迫与受迫害的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事业作出了努力。

联大将讨论议程 31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宣称，联合国大会对这一项目的讨论只是一年一度的程序而已。阿扎尼亚泛美大会认为，不断地研究种族隔离的南非形势，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种形势对受压迫、剥削和迫害的阿扎尼亚人民的有害影响，是极端重要的。而且，人们已正确地把种族隔离定为反对人类罪。在种族隔离这一罪恶、无人性的制度被彻底铲除之前，国际社会有义务注意这一问题。要突出我们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没有任何机构比联合国大会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因此，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大会每年讨论这一项目。

种族隔离的南非国内形势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自去年以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我只想谈几点。

博塔种族主义殖民政权今天根据一个所谓新宪法行事。通过执行这一所谓新宪法，种族隔离政权企图使人相信，它正努力摆脱它那凶暴、受到普遍谴责的制度。现在人们都知道，在种族隔离政权企图通过分设议会拉入白人阵营的有色人种以印度血统人中，绝大多数已拒绝所谓的新宪法。这一新宪法也为国际社会所拒绝。1984年9月26日，本届联大提出A/39/L.2和Add.1号决议，断然宣布所谓新宪法是无效的。安理会第554(1982)号决议也宣布新宪法无效。受压迫、剥削与迫害的阿扎尼亚人民一贯正确地主张，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非法的。这两项决议支持这一主张。

然而，我们阿扎尼亚泛非大会愿就执行所谓新宪法中的两方面问题谈谈我们的意见。

第一，种族主义分子曾希望假选举不会引起非洲人民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假议会选举。但这只是一相情愿。在9月3日，即实施所谓新宪法的那一天，非洲人民再次反抗，沙佩维尔人民再次带头。

《伦敦日报》1984年9月25日发表社论，说：

“沙佩维尔这个名字已刻在南非统治者的心中。1960年，在这一小小德兰士瓦城镇中，警察对一群和平示威者开火，杀死了69人。世界感到震惊。资金大量外流，政府阶层惊慌失措。一位牧师说“形势永远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24年后，沙佩维尔再次成为世界头条新闻。情况已明显不同，群众和平示威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了。这次警察向骚动者开火，非洲人杀死与当局合作的非洲人。……这次的信号更加严重：南非无法再这样长期继续下去”。

沙佩维尔、索韦托、塞坡根和其他城镇的非洲人民对所谓的新宪法最后判了死刑。他们及时的反抗给南非政权欺骗阴谋以决定性打击。他们的反抗与绝大多

数亚洲和有色人种的抵制，向全世界表明，阿扎尼亚人一定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多数统治。

第二，所谓的新宪法不但没有放弃种族隔离，反而加强了这一非人道的可恶制度，并使南非政权军事化。由于执行了所谓的新宪法，一个法西斯军政府现在统治着种族主义的南非。所谓的国家主席已不再对一个白人议会负责，他现在一人掌握着所有的权力。根据所谓新宪法，南非政权可以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挨家挨户搜查武器和干部，进行大规模逮捕，却不用向任何人负责。使南非政权沿着法西斯的道路军事化，是所谓新宪法炮制者的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现在正在实现。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愿意借此机会向本庄严大会表示祝贺，祝贺大会宣布所谓的新宪法无效。大会这样做捍卫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什么是基本原则呢？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联合国大会宣布所谓的新宪法无效捍卫了把种族歧视看作非法的原则，南非人民获得自决的权利和阿扎尼亚被压迫、被剥削和贫困人民解放斗争的合法性。

我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也欢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了我们斗争的真正性质。大会 A/39/L.2 号决议草案重申，我们人民正在从事合法的民族解放斗争。如果我们要通过一个正确的战略来从世界上消除这种非人道的制度，这一承认是很关键的。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承认我们的斗争是民族解放斗争，这是因为正确地理解了种族隔离从本质上来说剥夺了民族权力和人权。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与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在拉各斯最近组织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法律地位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其他法律方面问题讨论会发表的宣言表明了上述论点。这项宣言指出：

“允许南非联盟获得独立要先于规定在外国统治下的人民有非殖民化的权利和自决权利以及禁止种族歧视的现代国际法原则。尽管其他具有压迫民族集团的历史的国家已经多少承认了自己土著居民的权利，南非是唯一的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建立在外国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剥削和压迫的政策之上。”（A/39/423. 第5页）

1949年的行动方案的监护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直认为，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根本上是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为了获得自决进行的斗争。1984年后被称为种族隔离的声名狼藉的法律基本上是维护和加强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基础的工具。拉各斯宣言也强调了这一根本概念。该宣言指出：

“在南非强加种族隔离的声名狼藉的法律基本上是维持和加强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基础的象征和工具：这就是，剥夺土地（根据土地法87%的土地专门被保留为白人拥有和占领）；控制迁徙（每年根据通行证法成千上万的黑人受到惩罚）；在农村地区以班图斯坦的形式和城市地区以住区和集中营的形式控制居住；根据通行证法和完全为白人利益服务而制定的法律制度控制了劳动，因而产生了一个为非洲人服务和另一个为人口其他部分服务的两种制度。”（A/39/423. 第5页）

这些就是种族隔离的基本特征，因此，为了成功的铲除这种非人道制度，人们必须充分理解这种制度的真正特点。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就是，消除目前南非可恶制度的方法。尽管联合国的会员国对种族隔离的真正本质意见可能有所不同，在这一方面我们却得出了一致的意见，这一制度是可恶的并必须铲除。甚至那些公开的或秘密的支持比勒陀利亚非法政权的国家至少不敢公开的宽容种族隔离。既然国际社会已经一致谴责了种族隔离并认为需要铲除种族隔离，目前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可以理解，联合国不能赞同使用武力来铲除种族隔离的罪恶制度。另一方面，这一世界组织的创始者们不想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依然看到歌舞升平。世界被压迫、被剥削和贫困的人民有合法的权利指望联合国向它们提供实际援助，以实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权力。

今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到这里来是要明确说明一个问题，即国际社会只有两条出路，必须尽早做出决定。两条什么出路呢？

如果国际社会希望比较和平地解决南部非洲问题，那么它就必须立即决定，向比勒托利亚政权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有些会员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一方面一贯拖延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但另一方面却无法提出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它们不仅没有能够提出任何解决方案，而且也无法制止比勒托利亚政权对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和邻近的国家推行不人道和赤裸裸的侵略政策。移民者少数人政权不仅从阿扎尼亚人民手中夺走了阿扎尼亚，而且还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南部地区的部分领土。它有系统地推行制造不稳定的政策，强迫邻近的独立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和协议，以实现“南部非洲国家组合”这一霸权主义的区域计划。它拒绝承认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第435号决议。除此之外，谁也不能否认，里根政府的所谓建设性杰出政策进一步助长了移民者少数人政权的猖狂气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坦率地说，如果任何会员国拒绝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那么我们国家被压迫、被剥削、被剥夺但正在战斗的人民将认为它们在故意制造障碍，以帮助法西斯移民者政权。

主席先生，在这一方面，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我们国家这一罪恶制度的头目最近对某些西方国家首都以及梵蒂冈进行的访问。这些国家以及梵蒂冈的代表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邀请这位在国际上名声狼藉的头目进行访问，是为了向他表明，他们对种族隔离这一制度深恶痛绝。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我们大多数人民并不认为非要把由鼠称为臭油才会使人知道它是臭的，但我们仍然不仅要问一问，种族主义者之所以最近在沙佩维尔、塞堡根、索维托以及其他城镇屠杀我们人民，难道不是因为受到这次访问的鼓舞吗？这次访问显然没有达到一个目标，尽管据说某些西方领导人以及保罗对博塔宣布，他们对种族隔离深恶痛绝，但博塔无动于衷。

我们早些时候已经指出，现在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7章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认为，我们早就应该做出这一可行的选择了。另一条出路就是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因为这些解放运动的目标是消除这一罪恶的制度，不仅符合我们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至于第二条出路，既然国际社会由于少数几个强大成员国的反对不能贯彻《宪章》第7章的条款，那么它就应该承认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摆脱法西斯殖民主义所选择的办法。

在签署了恩科马蒂协议以及种族主义者博塔访问了某些西方国家首都和梵蒂冈以后，有人鼓吹民族解放运动与法西斯比勒托利亚政权进行对话或谈判。请允许我明确地声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我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贯认为，不可能改革种族隔离，更不能接受。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在绝大多数会员国同意我们这一观点。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必须提出几个问题：种族隔离统治者将进行什么样的对话或谈判？它所进行的谈判只能是旨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允许大多数被剥夺权利的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民族解放权。然而，尽管这一倡议在理论上不无长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历史上没有那一个统治集团或阶级会心甘情愿地投降，只能迫使它投降。而且，如果任何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准备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统治者进行认真的对话或谈判，那么它首先必须强大起来，而不是削弱下去。

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下的被压迫的阿扎尼亚人民一向认为，他们解放的最终责任在于自己。归根结底，我们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四十年代，我国的泛非主义者坚持把自决作为我们人民斗争的基石，并且成功地击退了把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缩小为争取民权的逆流。在五十年代，泛非主义者通过努力使这一正义斗争在组织上固定下来，因此1959年4月6日成立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六十年代，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反对现状和把简单的抗议提高到向殖民主义政权进行挑战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这种对抗导致在沙佩维尔、兰加和其他非洲城市对我们人民的屠杀。杀人成性的种族主义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野蛮屠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恫吓我们的人民从而屈服的

目的。恰恰相反，带来的是更高形式的斗争——武装斗争。在七十年代，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成功地动员人民组织起来采取行动。这是任何斗争成功的重要前提。1976年索维托起义和对1,000多名小学生、青年和工人的屠杀终于使我们人民不再害怕压迫者的武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宣布八十年代是阿扎尼亚革命的十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决心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

今天，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享有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思想路线是被压迫、被剥削和一无所有的阿扎尼亚人民的指导路线。由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最初起名的“阿扎尼亚”，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并且在国内加以使用。沙佩维尔、塞布更、索维托和几个月前在其他城市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被压迫、被剥削和一无所有的人民不仅准备为自由而献身，而且准备为自由而血战到底。

现在请允许我指出一些国际社会应当紧迫地加以注意的问题。在这些优先问题中，居首位的就是我国政治犯的悲惨处境。我本人被种族主义政权判了二十年徒刑，其中的七年是我在当时英国的保护领地巴苏托兰——现在独立的莱索托被绑架之后送往臭名昭著的罗本岛服役的。而今，许多爱国的阿扎尼亚人士在罗本岛被监禁了二十年以上。在罗本岛上服役最长的六名终生政治犯都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如今他们已经被监禁了二十二年。鉴于他们当时坐牢的时候还只有十几岁，而且没有律师辩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以便使这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同志们得到无条件释放。我们也敦促国际社会加强要求释放扎芬尼亚·摩图邦格和纳尔逊·曼德拉同志和所有其他政治犯的运动。*

我们要发表意见的其他问题涉及到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机构。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不仅剥夺了我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人民受普遍教育的机会。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只是为了求学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这一罪恶的制度还造成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为了满足学生和难民的需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建立

* 主席回到座位上。

了教育和人员训练部、经济事务和社会福利部。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我们提供了奖学金。众所周知，里根政府已经决定年底退出教科文组织。美国撤出对于象教科文组织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的支助将影响我们的教育计划，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严重地影响。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慷慨支助教科文组织，以便在里根政府将威胁付诸实施的时候弥补赤字。

我们也在从事自助计划。在此我们感激东道国前线国家和邻国，尤其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给予我们土地。我们也感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和其他捐献机构。特别是挪威政府为我们计划中建造一条全天候的道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必须在此强调，在我们争取粮食自给自足方面需要更多的援助。

最后，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充满活力和兢兢业业的主席，加博少将，感谢他在任职期间所完成的杰出的工作。尤其是举行关于种族隔离法律方面的座谈会是一项极有建设性的创新。泛非主义者大会还要感谢秘书处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问题的尽心竭力和勤奋的态度。我们呼吁加博先生和他干练的下属们继续努力工作以推动我们人民的正义斗争。

泛非主义者大会感到完全有义务热烈欢迎新西兰新的工党政府关闭种族主义政权领事馆的原则立场。新西兰人民所采取的这一原则立场得到了世界上所有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感激和支持。

最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重申对于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原则支持和战斗团结。我们一贯认为，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丘之貉。我们的斗争是相同的。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必定要取得胜利。

德儒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几十年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可以肯定地说，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顽固的政府制度是对联合国最严重的挑战，对多数统治和法律的最严重的挑战。

这个令人憎恶的制度把它的政策形容成各自分别发展，实际上，它是为了维持统治，保护和发展白人少数分子对多数人的压迫和无耻的剥削，这些白人少数分子顽固地抱住它们的特权不放。

正是因为它不可饶恕地违反了个人最根本的权利，粗暴地剥夺了所有公认的原则和价值标准，所以种族隔离制度被谴责了反对人类的罪行。国际社会认识到，它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严重危险，已庄严地宣布他将努力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

一个如此背离普遍价值标准，如此背离正义和平等原则的制度实际上不可能改弦更张。任何变革，任何改革都不能使它得到安抚。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其消灭。

因此，为推动对话而进行的所谓“内部改革”和某些人宣传的“建设性承诺”并不能奇迹般地改变这个政权，这个政权已使种族主义制度化，它在整个次大陆上实行种族主义。

一年以前，由完全是白人组成的选举团通过的所谓立宪建议，假定允许亚洲裔人民和所谓有色人参加政治生活，但对不断要求实现正义的人民来说，这些建议不能构成任何答复。

这些建议给了人口中一部分代表以神圣的权利，而忽视了绝大多数的人民，它们实际上根本不是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仅仅是为了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剥夺本地大多数非洲人的民族特性和企图分裂在苦难中磨练出团结的人民。因此，联大只能通过1983年11月15日的第38/11号决议，拒绝这些建议，并宣布这些建议是无效的。安理会在1984年8月17日的第554(1984)号决议中宣布，从这些建议中产生的所谓“新宪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因此是无效的。

联大在1984年9月28日通过的第39/11号决议中再一次拒绝了所谓的“新宪法”。那个决议除其他问题外，还拒绝了任何根据建立班图斯坦或根据所谓的“新宪法”实现的所谓“谈判解决”。

尽管安理会和联大决议态度坚决，南非领导人仍把它说成是“对南非内部事务不能令人接受的干涉”而置之不理，尽管南非人民各阶层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响，尽管世界各地的热爱和平和热爱正义的人民表示抗议，南非领导人仍毫不犹豫地举行了伪选举之后，强制实行它们的“新宪法”。而那次伪选举恰恰受到了大规模的抵制。

南非政权采取这种僵硬的立场，再一次无视国际社会，不惜冒发动一轮新的暴力的危险，这场暴力很可能导致广泛的冲突。

几个星期以来，大罢工、流血的动乱、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震撼了非洲的城镇，这是为实现解放愿望而团结起来的非洲人民对应由南非当局负全部责任的新的升级所作出的答复。

面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强加的制度化暴力，南非人民只能以革命暴力来回答。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奉行的侵略和制度化压制的政策不只局限于被赶到班图斯坦和集中大院、被沦为非人的南非集团；它还涉及到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因而整个地区都被送进暴力和不安全的凶魔手中。

在纳米比亚，一个民族的全部人民继续遭受殖民压迫，被剥夺了独立和自由权。

虽然国际社会警告到，它必须允许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家园里行使合法的民族权利，然而南非政权继续制造障碍，玩弄拖延手法，阻碍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制定的联合国计划，因而破坏了国际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一致意见。

除了执行阻挠和压制纳米比亚人民的政策以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侵略这个地区的主权国家，并逍遥法外，从而严重地危机了和平和国际安全。

事实上，南非政策能够继续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禁令，是由于比勒陀利亚和一些国家以及建立了多年、在南部非洲都有国家寻找巨大市场的跨国公司之间发展了各种合作，也由于它同某些西方首都勾结极为密切。

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在军事、经济与核领域的深入合作，以及种族主义之“猪”的博塔最近访问了巴勒斯坦使这种合作更为彰明较著，绝对不容忽视。此外，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秘书长通过的有关两个政权合作的报告揭露了两个种族主义实体保持着多种联系，他也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商人进行的有损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商业”行动。

不会出现其他可能，因为这两个政权太相似了，不管在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哲学方面，还是在它们的手法与目标方面都很相似。

有些人鼓吹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对话，他们的论点完全是为自己反对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这种制裁进行辩解，事实上，这些论点的目的只是要维护这些人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特惠贸易以及军事和科学领域的联系。

这些人声称，这些商业、经济和军事的交易可以使南非政权走上法制和公正的道路。然而，这些交易不但没有使南非政权走上这条道路，而事实上只是使得当地的人民群众更加贫穷，使南非的自然资源进一步遭到掠夺，并鼓励南非领导人——他们今天已拥有核武器和装备精良的军队——执行他们的种族隔离和侵略政策。

事实上，种族隔离制度正日益强大，现在，压迫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进行，践踏人权的行为正在不断增加，暴力行为和恐怖行动正在扩大，该地区的主权国家正在遭到侵略。这时，在沙佩维尔、塞堡根和坦比萨惨遭杀害的人们和成百名被逮捕的人们以及南非军队进行的残暴的干涉使我们确信，南非政权是顽固到底，不可能改变的了。同样，博塔这个种族主义者突然心血来潮，希望得到尊重，访问了几个欧洲国家，以便争取对他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支持，但这些访问并不能使他摆脱南非政权所处的那种国际孤立状态。

在这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同意接待这个种族隔离的头子，在这个种族主义者寻求一种尊严地位的同时，他的政权正在进一步地对南非人民采取残暴的行动，进一步威胁该地区的独立国家和执行其在南部非洲地区制造混乱的政策。

国际社会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要根除种族隔离这一灾祸，满足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权利，这使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获得了真正的合法性和特殊的范围。国际社会支持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斗争，在这样做的时候，国际社会事实上认识到自己同这场斗争是完全有关的，认识到国际社会的未来将由国际社会自己来决定。因此，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根除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保证在南部非洲停止暴力行动和侵略。

不论是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通过的愤怒的决议，还是陷入瘫痪状态的安全理事会通过小心翼翼的谈判作出的决定，或是据说“建设性接触”所具有的奇迹般的优点都不能迫使南非领导人严格遵守法律和公正。同样，同一些人所说的相反，继续同南非进行蒸蒸日上的贸易，在种族隔离的土地上进行私人投资或是有组织的掠夺属于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的自然财富都不能迫使南非领导人放弃他们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在南部非洲进行侵略的政策。只有毫不手软和毫不动摇地实施武器禁运，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才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改变自己的行动。这就是安全理事会的基本责任，这就是联合国大会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一贯采取的行动所具有的含义。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履行自己的责任，使南非人民能够享受公正，那么安理会就能实现内部的和解并重新恢复自己的信誉。我们在这个讲坛上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这种行动。

最后，我愿向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加尔巴将军表示特别的敬意，他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宣传南非人民的要求，向国际公众舆论揭露南非政权及其支持南非的势力集团的罪恶行径。他们的努力以及全世界数百个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组织的努力，是最终铲除种族隔离祸害的最可靠的保证。

科尔霍宁先生（芬兰）：芬兰政府和人民谴责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行径。这种种族主义同我们北欧正义、平等与人人尊严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今天世界上只有在南非才有以法律形式存在的种族主义，即南非政权及其种族隔离政策。去年南非政府继续执行维持班图斯坦的政策，强迫数百万南非人背井离乡，实行一项新宪法，把占人口70%以上的黑人多数排斥在任何政治权利之外。与此同时，南非境内的抵抗达到了新的高潮，导致了更多的暴力和流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再次生动地揭露了这些严峻的现实及南非政府强加于黑人的、有辱人格的状况。

我们要向特别委员会干练的主席加尔巴少将表示特别的敬意，在他较短的任期内，加尔巴少将已表现了领导才干及建设性精神。

必须把最近南非的宪法变动看作是巩固现有制度，进一步压迫南非人民的又一阴谋。联大与安理会决议表明，国际社会明确拒绝这些所谓的改革。南非多数人也拒不接受实行种族隔离的宪法。这种反对最近引起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与成员进行杀害、任意逮捕与拘禁，从而在南非制造了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这些政治犯的处境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

种族隔离不仅在国内引起暴力，在国外也引起暴力。南非政府通过军事与经济压力，企图在邻国制造动乱，迫使他们屈从南非的统治。南非与邻国根据地理与共同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接触，不应被当作是种族隔离制度合法化或使这一制度摆脱国际孤立的手段。

我们强调国际上需要继续支持南非的邻国和南非内部的解放运动。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得这种支持特别紧迫。芬兰政府像其他北欧政府一样积极地持续地向种族隔离受害者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芬兰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提供捐助。并且直接向南非从事这场斗争的解放运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此外，芬兰每年向各联合国和专门机构的基金提供捐助，援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我想提一下，今年芬兰的直接发展援助的三分之一提供给了前线国家和南非发展协调会议，以帮助它们增加经济力量和减少对南非的依赖。

必须铲除种族隔离才能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增加对南非的压力。安理会有义务毫不拖延地考虑通过针对南非的更有效的强制性制裁。严格地贯彻现有的武器禁运是很重要的。在北欧反对种族隔离行动方案的范围内，芬兰继续努力寻找切实的和实际的措施与方法，说服南非放弃其有害的种族隔离政策。

南非的变革必须既迅速而又是和平的。持久的解决方法其基础只能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要由所有的南非人参加，不分种族或肤色。图图主教已经身体力行地表明了怎样能够找到一个谈判解决方法。他已经邀请南非的白人少数与黑人多数谈判。对于这一呼吁只有一种回答。并且应该尽早作出回答，否则就太晚了。这就是一个肯定的无条件的“是”。

工作方案

主席：在休会以前向大会介绍一下本次会议余下时间中所举行全体会议的方案，以帮助各代表团安排自己的工作。

大会将在明天下午结束项目 31 的辩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1 1月22日星期四不计划举行全体会议。

1 1月23日星期五上午大会将审议项目 140（庆祝大英帝国解放奴隶 150 周年）。

那一天下午大会将着手处理第三委员会关于项目 84 和 86 到 88 以及项目 85 和 89 到 91 的报告。

应阿拉伯集团的要求，大会将于 12 月 26 日星期一开始审议项目 36（中东局势）。

1 1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大会将继续审议项目 15 (a)，选举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

1 2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大会将处理项目 40（纪念 1985 年联合国成立 40 周年）。

同天下午大会将开始审议项目 29（纳米比亚问题）。

1 2 月 4 日上午大会将开始审议项目 18（贯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1 2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大会将讨论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1 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大会将开始审议项目 33（巴勒斯坦问题）。

1 2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大会将处理项目 27（科摩洛群岛的马约特岛问题），项目 30（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咨询委员会之间的合作），项目 34（海洋法）和项目 35（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合作会议）。

1 2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大会将讨论项目 10（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报告），项目 11（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项目 13（国际法院的报告）。

1 2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大会将纪念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通过十周年。

当然，大家知道，除了上面已经做出安排的主要委员会的报告，其他主要委员会的报告在提出以后也将得到审议。

下午 1 时 15 分散会。